

《〈花镜〉作者陈淏子考》辨

王 建

《花镜》作为一本科学著作,影响很大,建国后不少科学家对此书作了较为精细的研究,较典型的是酆裕洹先生的《〈花镜〉研究》(农业科学出版社,1959版)和伊钦恒先生校注的《花镜》(农业科学出版社1962版),但均侧重于对其科学价值方面的研究,而对作者的考证却不甚了了,故仍有深加研讨的必要,因为他的生平等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文献》2002年第2期刊载了冯利华《〈花镜〉作者陈淏子考》一文,出发点很好,但考证较为粗疏,所考定的里籍、生卒年和他家庭的情况,都有问题。出现差错的原因在于信从二次文献,仅依赖书目等工具书,而不是检核原始材料。

其实,冯利华先生所引述的诚堂《记〈花镜〉作者陈淏子》一文^①(《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的确很有份量,第一,他确定了陈淏的生年,第二,他用了其子陈枚《留青采珍集》中所收的林云铭所作《陈扶摇先生七十寿序》,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考定陈淏的生平,光把目光集中于陈淏是不明智的,因为他自号“西湖花隐翁”,想来事迹不显,索解的关键在于其子陈枚。陈枚编有许多书,较著名者无过于“留青”系列,《留青新集》首冠康熙戊子沈心友序,对我们了解此书及陈枚生卒年等极有帮助,序云:“梓成,风行宇内,纸贵洛阳,由是《广集》梓于西泠,《全集》梓于白下,《采珍集》梓于黄山、白岳、虎阜之同人,是集凡五刻,

予五董其事……去秋寿七袞，予曾以序言为寿，不谓觴寿未几，遽修文天上，岂天亦爱才，延佇玉楼，不使尘寰得聆馨咳耶？今春夏之交，其长公子子厚以留青遗稿寄予，盖谓是书，自予始之，当予终之也。予细为楼阅，凡三千余叶，名曰《留青新集》。”沈心友是陈枚所选“留青”系列的校订人，所记皆为第一手材料。此书五次刊刻，可见当时非常流行，开始刊刻当名《留青集》，后来因为出版运作成功，又有广集、全集、采珍集、新集诸名目，其中以《采珍集》因为刊刻地广，流传较多，《新集》成书最后。因为我未将《留青采珍集》与《留青新集》加以比勘，但据推测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内容或有删改，但也增补了一些新的文章。“留青”系列书籍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这一类书是面向大众的，为了便于人们应付日益繁多的应酬文字，例如寿文、庆贺、哀挽等，选出大量应酬文字等用来供人学习或模仿，《留青新集》就有一个别名《应酬全书》。编选的方法也值得一提，有些卷是请同人编辑的，如《留青新集》卷八便是李渔所辑，编选者往往从自己有关的应酬文字中挑选文采较好者选入，故此书虽然当时是通俗书，对今人来说，史料价值却是不小，就我涉猎所及，其中余怀、陈子龙、王士禛等明末清初的士人的佚文便不在少数，尤其是清初的士人，所以此书也完全可以用来考见明末清初的士风。年内因为研究出版史，颇留意活跃于杭州、金陵等地的书坊主，如陈枚、张潮、李渔、王晫等，故一见冯利华先生此文，便想起他可能将画家陈枚与出版家陈枚搞混了。

《留青新集》卷十杂著类收有张国泰《陈扶摇先生〈花镜〉序》一文，与今传本前冠的张序一致，而卷三杂文类所收方渭仁《扶摇陈先生暨元配戴孺人合葬墓志铭》，更是了解陈淏与陈枚生平的重要材料，为行文的方便，全引如下：

《扶摇陈先生暨元配戴孺人合葬墓志铭》 方象瑛渭仁

扶摇先生世居钱塘，以儒行起家。讳淏，字爻，一号扶摇。习举子业，入杭郡庠生，名噪乡校中。于书无所不读，博综渊邃

而独得其精醇。为人端毅质直，敦古道，重然诺，言笑不苟，喜愠不形，人莫能测其涯际。至与谈性理、说古今经常大义及引奖后辈，辄娓娓终晨夕不倦。规方能变，各尽厥旨，所以师表流俗，训育宗姓者皆是道也，虽未尝辟子云之亭，设扶风之帐，而执经问字，时时屣趾交错无虚席，故咸号为乡祭酒扶摇先生焉。居恒南面百城，挾二酉之异同，究五车之纯驳，讨论著述悉成完书，其已梓传世者才十之二三，而藏诸□架者尚珍积未经人管窥也。性爱秣陵名胜，欲束装往游，适笠翁李先生卜居白门，相延作杖履老友，遂得遨游其地。与笠翁登临凭吊之暇，商酌鲁鱼，品题帝虎，而所裁定书益广，研京锴都，洛阳纸为之价十倍。由是先生之名益彰，闻风影慕者望之不啻若太山北斗云。晚年以齿日加进，倦而归里，出其余绪，颇留意于花木禽鱼之兴。推物理，本生趣，凡栽艺玩蓄之法，无不雅合，而备极称赏于丁祠部飞涛先生，而特为弁首以梓行。复有《神仙通考》一编，考订成帙，虽未付剞劂而愿得借观者早乔跂俟矣。先生于时优游湖山，颐养性天，寿踰大耋，始悠悠辞人间世以逝。故所谓未终誉而德音朽者，非与？

先生祖象先公、父芝仙公俱擅杏林橘井之学，以岐黄术活人，不可稀亿计，宜其得令子颖孙以食报于无穷，而所有枕中秘不幸俱为祝融君所烬，故先生不及世其美为名家宗匠者，岂数使然耶？搜集残笈，仅存片羽，尚足以起沉疴而应响，迄今称御院领袖，诸君子莫不啧啧加太息之。

先生元配戴孺人，新安戴公女，文学汝谓先生姐也，贤声懿行，彤史褒嘉，妇德母仪，诚可以与桓少君孟德耀相伯仲；内助之得宜，慈辉之永被，为何如哉！虽不获逮先生天年，共享齐眉之庆，其源远流长，固奕叶未艾也。

先生诞三子二女，长讳枚，字简侯，号东皋，杭府庠生，淹贯六经，纵横诸史，以文章树帜鸡坛，能令万夫梓易，而厄于

遇，徒拥皋比为生徒讲解奥理，世竟尊礼如黄叔度，不难吟风弄月而归，所操选政，风动士林，四方名宿投刺请教、邀一字之光者，不惮走数千里相折衷也；仲讳俚，字天培，倜傥多才，卓卓具丈夫略。虽以居奇自雄，而志气盖已豪迈矣；季讳□，字质芳，早卒，不嗣；孙六人，长讳德裕，字子厚。钱邑监生，名冠成均，绰有丰表。两试棘闱，一旦时至，当被壁飞去，知非屈蠖老也。余皆琳琅玉树，颖秀不群，其为亢宗，其为继武，世世不替，又皆可拭目期耳。

兹于康熙癸未年十月□□日卯时，简侯与弟天培将奉两尊人柩合葬陆家□祖塋，南山之阳，问志于余，余辱世谊，且知先生之生平最悉，不敢以不敏辞，因历叙其大概焉。其世次俱载行述，故不再赘。

铭曰：天马之行空兮，遽萃于此瑞氤氲兮，秀郁起微，高贤之凝承兮，孰受其祉；蕴千秋之灵脉兮，祥发伊始，卜吉壤之绵延兮，曷其有已；天之所以报施善人兮，永期藏而宁止。

此一墓志虽然较多谀词，确实是典型的应酬文字，但很可信，方氏此志未收入他的别集，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所收《健松斋集》卷二十二首有王晫所撰《〈萍留草〉序》，云：“睦州方渭仁先生《萍留草》一集皆避难杭州时作也，浙闽相持，烽火逼睦州，萑苻之徒所在窃发，先生不得已去故园，卜居会城，遂得与吾郡诸君子时有倡酬。”是方氏在浙闽乱时避居杭州，与当时士人酬倡颇多；方氏《健松斋续集》卷二有《采珍集序》，云：“陈子简侯博涉群书，向所集留青诸集，学士资其博雅，村农士贾亦莫不乐其简便以适于用，盖风行海内久矣，今复取而广之，顾以采珍名其集。”知方氏与陈氏父子交往较多，这与墓志所言“余辱世谊，且知先生之生平最悉，不敢以不敏辞”，是一致的。墓志中所言“备极称赏于丁祠部飞涛先生，而特为弁首以梓行”，也与花说堂本独存的丁澎序一致。而且，只要将方渭仁所记与张国泰序两相对照，便可知两人所言无一不合。

从方渭仁的记载中可以得知，陈扶摇名陈淩，这也可以纠正《花镜》作者为陈淩子这一相沿已久的错误，错误的原因是《花镜》自序署“西湖花隐翁陈淩子漫题”，名字后称“子”或“甫”、“父”等都是文人结习，不应将这些字眼错以为名字所本有。古人字号都有关联，若为“淩子”则与“扶摇”失去了关联性。

陈淩是杭郡庠生，虽未有科名，但博雅有学问，祖传医术，也能行医，但治生主要靠经营书坊，主要活动于杭州，曾寄居南京，与李渔等合作，出版了不少书籍，获得了成功，这个职业后来也由他的长子陈枚所继承。陈枚字简侯，号东皋，也与其父一样，杭府庠生，但从未中举，曾教馆为生，后来操选政，继承陈淩的事业，很是成功，从《留青集》的曾五度重刊也可见一斑。

而陈氏父子的里籍、生卒等问题也可以从中考知，里籍问题最为简单，毫无疑问是浙江钱塘人，而不是《〈花镜〉作者陈淩子考》一文中所说的娄县人。之所以有此错误，是因为将陈枚弄混了，载记中同名同姓的现象极多，故彭作楨先生编有《古今同姓名大辞典》以供查考，如果利用了此书，便可知陈枚有两个，一位是曾经供奉内庭的画家陈枚，即娄县人，一位是全州陈枚，这两人都不是出版家陈枚，也就不是陈淩的儿子。如果再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还可以得知中道光二十年进士的陈枚（山东昌乐人），查《中国丛书综录》可知海昌（即浙江海宁）也有个陈枚，写过《补庵遗稿》等书，可知陈枚是何其之多。冯利华先生弄错的原因有二个：一是据《清人别集总目》，此书错误之原因也忽视了同姓名现象；一是据林云铭《陈扶摇先生七十寿序》所云“是以四方名公卿来游吴会者”，认定吴会即是苏州，吴会实际是个泛称，最早指吴郡与会稽郡，并不确指，但后来倒经常用来指代杭州，可能因为杭州有个名胜吴山，金主完颜亮曾有“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柳永很有名的一首词《仙吕调·望海潮》，其中“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便是描写杭州的。

（下转第250页）

注:

①季琳:即王季琳(1872——?),字玉林,号有壬,王季烈兄长,吴县附贡生,补用知县候选训导。

②家谱:即《莫厘王氏家谱》,王季烈于民国26年编就印行。全谱共二十四卷,二十册。分别由叶尔恺(叶柏皋)和许汝棻题笺、作序。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藏有王季烈先生所赠该谱两部,疑即王季琳信中所提的两部。

整理者附记:本批信札的整理,得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先生、《文献》主编王菡先生和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朱玉麒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整理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上接第195页)杭州还有别名为“会城”,前面所引王晔《〈萍留草〉序》中“卜居会城”,即指方象瑛寓居杭州,而不是其他地方。

陈氏父子的生卒年也可确定,陈淏的生年,诚堂先生《记〈花镜〉作者陈淏子》文已经考定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这是正确的,但卒年可据方渭仁撰墓志所云“寿踰大耄,始悠悠辞人间世以逝”,“康熙癸未年十月”等考知,康熙癸未年为1703年,陈淏于是年合葬,当寿至89岁,确实是高寿了,“耄”在古代指九十岁的老人,老人作寿往往过虚岁,故89岁高龄确乎可谓“寿踰大耄”了,故陈淏卒年为1703年。而陈枚的生卒年则可据上引《留青新集》首冠康熙戊子沈心友序考知,康熙戊子为1708年,所云“去秋寿七袞,予曾以序言为寿,不谓觴寿未几,遽修文天上”,知卒于1707年,寿七十,则当生于1638年,即崇祯十一年戊寅。

作者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